

WAS GESCHAH, NACHDEM NORA IHREN  
MANN VERLASSEN HATTE

娜拉离开丈夫以后

耶利内克戏剧集

〔奥地利〕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著 焦庸鉴等 译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戏剧集

# 娜拉离开丈夫以后

耶利内克戏剧集

〔奥地利〕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著 焦庸鉴等 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策 划: 万语文化(021-58396888)

责任编辑: 郑 燕

装帧设计: 姚 荣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拉离开丈夫以后: 耶利内克戏剧集/(奥)耶利内克著; 焦庸鉴等译.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709-026-X

I. 娜... II. ①耶... ②焦... III. 戏剧文学—剧本奥地利—现代 IV. I52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532 号

### 娜拉离开丈夫以后——耶利内克戏剧集

[奥地利]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著 焦庸鉴等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28 深圳市深南中路 1014 号)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25 印数: 5100 字数: 320 千

ISBN 7-80709-026-X/I·4 定价: 35.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Elfriede Jelinek

Title;Theaterstücke

1. Sinn egal. Körper zwecklos (aus,, Stecken, Stab und Stangl//Raststätte//Wolken. Heim,, P7—p13)
2. Was geschah, nachdem Nora ihren Mann verlassen hatte oder Stützen der Gesellschaften
3. Clara S. musikalische Tragödie
4. Burgtheater
5. Krankheit oder Moderne Frauen
6. Stecken, Stab und Stangl
7. Raststätte

Ute Nyssen: Nachwort (aus,, Theaterstücke,, P266—p285)

©Elfriede Jelinek, published 1992, 1997 by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 代序：没有意义的意义，没有用途的躯体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他们出现在舞台上，不仅危及着单个人，而且危及着由种种关系将他们聚合到一起的所有相关的人。我现在将仔细讲述这种危险，因为它与我们大家经常遇到的那种危险不完全相同，比如，当我们想穿过马路时，迎面却看到那里已经站着一个我们不想碰到的人。演员的出现也叫作亮相，这种亮相将每个人变为另外一个人，但这种改变不是永久的，并不能挑战我们的内心最深处，而仅仅使他从他的生活中超脱出来。每一个在剧中登台的人都在竭力表现，因为他想危及那些人的静止状态，危及那些满足于刚刚过得去的人，甚至危及那些根本不希望别人来到他的面前，超出在他之上的人。骑自行车的人也愿意停留在生养他们的场地上，就像尸骨之于大地一样，然而突然涌现出了三位高手，赢得了金、银、铜奖牌。他们超脱了这个场地就如同演员超脱于我们。他们以其自以为是的技巧来迷惑我们。就是在这个空间，掌握技巧者展示着被套上夹具，有着两条腿的造物者的命运。他们学会了因此也相信应该永远这样去做。

即使他们没有任何事情做，他们也在继续表演，因为他们不能停止了，而且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都不愿意交出来这个总是有人不断拉扯着用语言制作的外衣（不管是谁，但不是女作家，她早就不再敢这样做了）。这个空间已经完全过热了，但是他们并不将这件国王的外衣挂到衣钩上。他们从那么高的地方把它取下来，尽管他们冒险往球篮里投掷一个漂亮的高球，但也许再也不能将它挂上去了。语言还是一再从下面漏出来。

但是我希望演员要去完成另外的工作。我希望语言不是衣服，而要停留于衣服之内。在衣服里面不炫耀，不外露。最多它们赋予衣服一定的稳定性，而这件衣服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再次消失了，像云烟一样消散了（尽管刚才还是牢固的），目的

是为给一个另外的、新的东西腾出地方。就像石子路下面的海滩，在膏药下面的是永远不能治愈的语言伤口。再说一次，用另外一种方式：我将他们像游戏棒一样扔到这个空间里，这些男人和女人，嘴角上还挂着海德格尔、莎士比亚、克莱斯特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只言片语，他们徒劳地试图隐藏在别人的名下，当然也常常隐藏在我的作品人物的名下。他们自己不受感动，却要让他们感动我们，但是他们不能左右摇摆，不脱离轨道，不引人厌恶。嗯，从我的角度讲，他尽可以使人厌恶。我说这些，是因为反正已经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了。我常常说，我不需要他们的装腔作势。因为他们做戏时，他们危害自己，就像在梦中，在镜子前，在爱人的眼中遇见自我时，他们还相互危害，危害与他们所说的、所想的和应该表现的，却不允许他们试图成为他们自己。最糟糕的是，他们努力将他们应该表现的和他们的自我统一起来。挑战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类似肉色的火腿，不仅看起来像肉，而且本身就是肉，悬挂在熏肉房里，置身于另外一种规模的炉身之中。这既不是实际生活，也不是戏剧，应该向我们传达些什么，初学者传达消息，非初学者传达信息。然后他们注意到，他们本身就是自己的信息。他们知道已经走错了，必须再掷一轮色子，为了不至于在未来被遗忘。可是谁又能做得更好呢？每个人就是他自己，他们就是他们本身。正如上帝就是他本身一样。这确实是一个美好而伟大的任务！不是吗？演员就是说话本身，他们不是在说话。但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能够毫不费力地击倒我，排挤我，我就必须迷惑他们，分离他们，强迫他们接受外来的指令，用我所呼唤出来的所有可爱的引言，这样我可以比迄今为止更有分量，更平衡，因为我只是单枪匹马。每个人各有其所，但是我拥有全方位。现在我很自然有了自己的替身，自己的多次替身，我将他们塞到了鸡屁股下面。如果你坐在一个快要生出的鸡蛋上，这个鸡蛋不能从众多发出而又消失的声音的黑暗中冲出来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地发生了。我当然愿意人多气壮，愿意比目前

的自我更强大。因此，他们的存在正合我意，邻居的后代，费希特、黑格尔、荷尔德林和我一道铸成一座巴比伦城墙。演员们必须适应，他们必须服从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否则我就剪掉他们肢体上的什么东西。演员们是那么有进取心，竟然可以跳过去。真是不可思议！

所有这些都堆放在我身上，就像将奶油放在已经由别人的牙齿乱咬过的蛋糕上一样，只是为了和我自己以及在舞台上的这些陌生人协调一致，没有任何节拍感，直到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战现实、加工现实，就像我用一种和谐的声调由这儿的H先生说出来的那样。但是我把订货单现在放哪里去了？无关紧要。那些角色本身就是我控告的每个对象的证人——上帝和歌德，我的国家，政府，报纸和时代，这些角色并没有表现前者，并没有想成为前者，因为他们就是前者。就是说，不是对某些事物简单的认同，而是某些事物意义的本身。意义就是要贯穿演员本身，演员是一个过滤网，沙子经过这个过滤网过滤沙子，另外一种沙子，过滤这种沙子。水过滤水。他们来了，这些女士们和先生们，他们亵渎意义，从我的水井中狂饮，因为他们被聘来，被我和既不出场演出、也没有发言权的剧院经理先生聘来。只是表象，这是最差劲的，这是对我的欺骗。说他们表现现实，这几乎就是要完全表现类似他们自己的本质，但是他们要表现我给他们规定的这种本质。我真该死：现在又做错了。在戏剧中每个人可以遇见自我，却漫不经心地擦肩而过，因为还没有深深地撞击到他。我认为，戏剧是惟一使其成为可能的地方。我就是挑战，但是他是否接受挑战，或者只是将还保持手和指头形状的手套扔回到我的脸上，这要因因人而异。我们又回到了衣服的话题。

那里是一个法庭，一个演出被告的杀人犯，尽管手套大声喊叫，说它认识这只手，说他曾经有一次成功地套上过这只手，被告还是不能带上这只手套。手套并没有创造手。怎么？难道不是手套创造了手吗？我倒是相信，但可以肯定，是手创造了

手套，因为手给予手套以生命，是为了再将生命熄灭，就像人们脱下手套一样，完全任意。戏剧也同样，谢天谢地。

尽管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认为，舞台创造演员，其实不然，只不过演员常常出现在舞台上，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这样的空间，可以创造他们自己。我将他们送到那里，这样他们可以展示表演命运。等一等，现在我刚刚有了亲身经验，可以更好地描述：现在最多的东西自然是电视，只有在那里聚集着所有重要的事情，人们也不用离开他自己的地方，相反这个地方来到你的家中！原始森林，荒野，星外来客。肯定是世界的主宰者为我们开启了这个地方，人是不能够将它想象出来的。突然天线坠落，图像不可辨认，听不清声音！我不得不过去。整个时间我不得不用手握住天线，以便能够听到和看到些什么。是的，我可以发誓，只要我松开手上的这个天线触角，我马上就看不见，听不见了。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好的！你们忘记吧，现在我用完全另一席话来阐明这件事情，想让你们明白，什么是戏剧。因为这个例子和戏剧完全一样，或者说类似。然而这对你们来说都无所谓。

演员创造舞台，他们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紧紧抓住通往造物主的线路，所有的一切都贯穿其中，表象和外象并没有近亲关系，甚至没有裙带关系。一个东西可以容易地做到类似另外一个东西，但是它并不因此有理由，这么大放光彩。我的手电筒没有电池的时候，好像仍然能够照亮。我把它拿到手上，哎呀，它们不再发光了。我必须塞进一些东西，塞进这么多别人的话语，赋予其活力，显示出内在本质。演员就是这样。这样不行，演员女士们和先生们。尽管你们的内部充满了电，但是你们还远远不是光！你们虽然有能力强，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你们今天没有那么做。那么我就找来另外一个女演员，另外一个男演员。我们这里确实有的是你们这样的人。我们有的是你们这样的人。因此我用我的语言挑战，给这个演员充上电，掺入至少 200 位其他作家的不计报酬的要求，这些曾经是伟大



的，现在我们看来好像不现实的，但确实是生存过的作家，然后再掺入我想到的自己的货物，不让别人通过的货物，这位演员接到要求，现在也就是我的要求，我就将我召唤来的内部的幽灵、外来的幽灵以及灵魂的权威涂抹到本子上，涂抹到购物单上，然后印到演员的身上。啊，他再也甩不掉了，现在他可以离开剧院，以后再来，他总是带着我的烙印。如果他需要，就可以从他自己的身上，从我给他加烙印的地方取出来。演出可以开始了！表演者感觉到，必要时我拽着他的头发从仓库里把他拖出来，让他来买我的账，那么他做什么呢？

为了在推着购物小车穿行货架时的路上至少遇见自我一次，这是我特别强调禁止的，他做什么呢？我不反对，他可以遇见每个人，甚至带有冷漠的相遇，只是不能遇见自己。他必须听进我的要求，同时他又要能够无视它，目的是成为一个自己提出要求的人。凑巧的是这些人就是我本来一直在提到的那些人。太棒了！现在他做对了。现在他扣住了。他现在是我了，并没有坚持，并没有坚持成为他要表现的那个人。他完全不应该固执，而是要驾驭每个时刻，我抓住他的拐杖，而最终这个拐杖会一再向我打来。他不能那么简单地成为另外一个人，但是他可以是另外一个人！当然并不完全是他将表现的那个人，而是一个他创造的人，他从自己躯体的隐藏处抽出来的人。不是半个，绝对不是，真的！更不是全部。请不要揪出自己，也不是揪出别人。在什么地方悬挂起来，但是没有可以将它挂在墙上的挂钩，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使他软软的肉体松弛地向下来回摆动。直到他重新露面，这种露面也是一种外表，但却是真实的。危险，之于大家，随时可取。没有保证，但是受控。他已经受到我的文笔的禁锢，带着这些风格出轨，冲向森林，再出来时，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举起我的灯，给他照亮，但是他现在彻底离开了，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

(杨丽译)

## 目 录

娜拉离开丈夫以后，又名“社会支柱” .....	焦庸鉴 译 (1)
克拉拉·S (音乐悲剧) .....	徐筱春 译 (73)
城堡剧院 (带歌的喜剧) .....	李 鸥 译 (125)
病态，又名“现代女性”(像一场戏) .....	丁 娜 译 (187)
棒子·棍子·杆子 (手工活) .....	徐静华 译 (261)
休息站，又名“他们都这么做”(喜剧) .....	陈 兆 译 (305)
论“耶利内克的戏剧” .....	
..... [德国] 乌特·尼森 作 杨 丽 译 (367)	

娜拉离开丈夫以后，又名「社会支柱」

**剧中人：**娜拉·海尔茂

人事经理

女工们

艾娃

领班

女秘书

魏刚领事

某先生

秘书

部长

安娜玛丽

托伐·海尔茂

林丹太太

柯洛克斯泰

本剧讲述的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但是剧中那种对于当下时间的超越，尤其是对未来的预见，则是可以通过人物的服装稍加暗示的。

娜拉一定要由一个受过杂技训练，而且会跳舞的女演员来饰演。她还应该能够根据剧情的要求表演体操，做的时候是否专业并不重要，完全可以显得笨拙一点。

艾娃的言行应该总是显得有点儿冷漠和玩世不恭。

[人事经理办公室。人事经理坐在桌旁，娜拉很悠闲地游来荡去，东摸摸西碰碰，时而坐下片刻，时而又站起身来溜达。她的举止与她身上那相当破旧的装束显得格格不入。]

**娜拉** 我不是一个让丈夫给甩了的女人，我是自己离家出走的，这可是稀罕事。我就是那个来自易卜生同名剧本的娜拉。眼下我正在找一个职业，为的是从一种混乱的精神状态里逃避出来。

**人事经理** 处在我这样的位置我认为您一定懂得这样的道理：职业并非逃避，而是终生事业。

**娜拉** 我可没打算放弃我的生活去追求什么终生的事业！<sup>①</sup>我正在努力争取的是自我的实现。

**人事经理** 您接受过什么职业训练吗？

**娜拉** 我接受过赡养和照料老人、体弱者、智障者、病人还有孩子的训练。

**人事经理** 我们这儿可没有老人、体弱者、残疾人、病人或者孩子。我们这儿应付的是机器。站在一台机器前头你就得什么都不是，然后你才可能再是个什么。本人就是这么开的头，然后才熬到这个职位上的。

**娜拉** 我可是腻烦我原来那种伺候人的角色了，再也忍受不了啦。瞧瞧这窗帘，在那又晦暗又没有情趣的墙壁的映衬之下显得多漂亮！现在我才算是明白了，哪怕是个没有生命的物件，也有灵魂，因为我把自己从婚姻里解放出来啦。

**人事经理** 对于企业从业人员个性的自由发展，业主和企业管理者有保护和扶持的责任。您有证明材料吗？

**娜拉** 我丈夫肯定能给我提供贤妻良母的证明，可惜的是

<sup>①</sup> 耶利内克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名词 *aufgabe* 有任务、使命的义项；其动词形式 *aufgeben* 又有放弃的义项。所以人事经理的“毕生事业”到了娜拉那里变成了“放弃生活”或者“放弃生命”——译注。

我在最后一刻把事情给弄糟了。

**人事经理** 我们需要的是亲友以外的人提供的证明。难道您不认识某个和您不沾亲带故的人吗？

**娜拉** 不认识。我丈夫指望我在家相夫教子。在他看来一个女人除去关注自己和自己的丈夫压根儿就应该心无旁骛。

**人事经理** 所以就连一个像我这样的合法的上司都没有。

**娜拉** 可他就是一个上司呀！在一家银行里。我给您一个忠告，可别像他那样，让自己的职位给改造得冷漠无情。

**人事经理** 人在高位，不胜寂寞，难免变得冷酷。可是您怎么会离家出走了呢？

**娜拉** 我想通过工作来完成自我由外而内的发展。说不定我这个人还可以给一间暗淡无光的工厂车间带来一点儿光明呐。

**人事经理** 我们这里阳光充足，空气清新。

**娜拉** 我希望人的尊严、人权、乃至一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都得到尊重。

**人事经理** 您可没有什么夸夸其谈的资本，您现在是两手空空。

**娜拉** 最重要的是，我正在成为一个人。

**人事经理** 我们这儿就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你说的那种人我们这儿有的是。

**娜拉** 我不得不离家出走，为的就是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人事经理** 我们这儿有好多女工，为了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每天要跑上好远的路。可你为什么有家不回？

**娜拉** 因为我知道了自己的位置在哪儿。

**人事经理** 你会打字吗？

**娜拉** 我能胜任办公室工作，我会刺绣，编织，还会针线活。

**人事经理** 您给谁工作过？告诉我公司的名字，通讯地址，还有电话号码。

**娜拉** 私人。

**人事经理** 私人与公众无关。您首先得成为公众的，然后您才能够彻底改变自己的客观位置。

**娜拉** 我认为我特别适合承担那些非同一般的工作。我一向看不起平常的岗位。

**人事经理** 您怎么会觉得自己堪当重任？

**娜拉** 因为我是那种能够应对复杂的生物反应的女人。

**人事经理** 在您称之为非同寻常的那些领域里，您接受过什么特别的训练吗？

**娜拉** 我不仅温柔体贴而且能歌善舞。

**人事经理** 那您应该再结婚。

**娜拉** 我既温柔体贴又桀骜不驯，我的性格十分复杂，我是个多面女人。

**人事经理** 那您可不应该再结婚。

**娜拉** 我现在还在寻找自我。

**人事经理** 在工厂里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会找到自己，某个人在这儿，另外一个在那儿。庆幸的是我用不着再下车间干活啦。

**娜拉** 我也不打算下车间干活儿，因为那样就太浪费我的头脑了。

**人事经理** 我们根本就用不着你的头脑。

**娜拉** 就因为从前在婚姻生活里它一直闲置不用，现在我才想要……

**人事经理** [打断她] 您的肠胃，还有您的眼睛有什么毛病没有？还有，您的牙齿怎么样？您的神经系统健全吗？

**娜拉** 我很好。我一向很关心自己的健康。

**人事经理** 那么您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技能，您没想起来的？

**娜拉** 我已经好几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

**人事经理** 真是不可思议！

**娜拉** 眼下我要做的不过是一些平凡小事，可这只是一个

过渡，然后我就可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 2

[工厂的车间里，女工们，艾娃，还有娜拉在干活。]

**女工** 有孩子吗？

**娜拉** 有哇，我都快想死他们了，他们可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可是我的理智告诉我那行不通，我得先拯救自己，然后才是孩子。

**女工** 伺候男人也好，干纺织女工也好，就是咱们女人的命。咱们得把咱们自己整个儿都耗干净了为止。

**艾娃** 在这种地方，贫血可是最容易上身的职业病。

**女工** 一年又一年地在这条道上奔走，上班下班，人们彼此差不多都认识了。有些时候我会留神听听那些过往的人们聊天，嘿，他们除了说些家长里短，偶尔还会聊聊什么工会呀工人阶级的利益呀之类的话题，这可太让我高兴啦。

**女工** 再有二十分钟，我就得走进那道小门，把我的签到卡摘下来，那是我的第二个自我，那是属于老板的。

**女工** 六点半那些机器就开始运转，我的工作岗位就在那里。

**艾娃** 一直到七点钟我才歇下手来，那时候我也快散架了。

**女工** 干活儿的时候咱们把什么男人呀孩子啦统统丢到脑后，其实他们才是真正是咱们的知心人。

**艾娃** 机器才和咱们无关呐。

**娜拉** 所以你们才应该抛开它，去发现真正属于你们自己的才能，去认识你们自己的命运，也许它压根儿就在别的地方。比如我吧，就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艾娃** 我的命运？也许我该去学烙画或者去跳印度的寺庙舞蹈，谁知道呀？



**娜拉** 你只要尽可能地自己去探寻，你只要关注你自己的内心，然后再去琢磨，看看你在自己的心里看到了什么。

**女工** 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命，可是我又没工夫去照料他们，因为我得在工厂里干活呀。

**娜拉** 有那么一些时刻，那时候人们应该不顾一切地把什么都抛在自己身后。

**艾娃** 什么都不顾也得顾着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她们，她们的小孩子全都得饿死。

**女工** 我们大家伙儿可是都纳了闷儿了，娜拉，你怎么能把你的孩子们就那么丢下不管呢？

**女工** 你那心里肯定是七上八下的。

**女工** 虽然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女人，这样的事情我们可是做不来。

**娜拉** 我可不是普通的女人，我很复杂，所以我能做得出来。

**艾娃** 咱们这儿也有很多人希望自己更复杂一些，比如就像她们伺候的这些机器似的。

**娜拉** 正因为我天性复杂，所以我需要很多时间来琢磨我自己。

**女工** 我们打心眼儿里不喜欢工作，我们心里只有我们的孩子。

**女工** 要是没有了孩子，咱们也就没有了那种有一天咱们的孩子会过上好日子的梦想。

**娜拉** 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自从我丢下了孩子以后我的内心碎成了两半。

**艾娃** 据说最初的劳动分工应该是男人和女人在生养孩子上的分工。可是女人们独自承担了全部养育孩子的工作，于是她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生养。

**女工** 只要咱们这样心分两处，那咱们的工作肯定是干不好，咱们干活儿得聚精会神。